

QUATRE LECTURES TALMUDIQUES

◎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



〔法〕埃马纽埃尔·勒维纳斯 / 著

塔木德四讲

QUATRE LECTURES
TALMUDIQUES



THE COMMERCIAL PRESS

商务印书馆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塔 木 德 四 讲

〔法〕埃马纽埃尔·勒维纳斯 著

关宝艳 译

栾 栋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200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塔木德四讲/[法]勒维纳斯著;关宝艳译. —北京:商务
印书馆, 2002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ISBN 7-100-03486-8

I. 塔… II. ①勒… ②关… III. 犹太教-宗教经典
-研究 IV. B9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579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TĀ MÙ DÉ SÌ JIǎNG

塔 木 德 四 讲

[法] 埃马纽埃尔·勒维纳斯 著

关 宝 艳 译
栾 栋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3486-8/B · 527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4 ¼

印数 5 000 册

定价: 10.00 元

Emmanuel Levinas

QUATRE LECTURES TALMUDIQUES

LES EDITIONS DE MINUIT, 1968

本书根据米努依出版社 1968 年版译出

中文简体字版获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道风书社授权出版

本书出版得到法国外交部的资助

Ouvrage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出版说明

法国思想文化对世界影响极大。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孟德斯鸠的思想、卢梭的政治理论是建构西方现代思想、政治文化的重要支柱；福科、德里达、德勒兹等人的学说为后现代思想、政治文化奠定了基础。其变古之道，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我馆引进西学，开启民智，向来重视移译法国思想文化著作。1906年出版严复译孟德斯鸠《法意》开风气之先，1918年编印《尚志学会丛书》多有辑录。其后新作迭出，百年所译，蔚为大观，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建设裨益良多。我馆过去所译法国著作以古典为重，多以单行本印行。为便于学术界全面了解法国思想文化，现编纂这套《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系统移译当代法国思想家的主要著作。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但凡有助于思想文化建设的著作，无论是现代性的，还是后现代性的，都予列选；学科领域，不限一门，诸如哲学、政治学、史学、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兼收并蓄。希望学术界鼎力襄助，以使本套丛书日臻完善。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0年12月

伦理哲学的丰碑

——写在《塔木德四讲》汉译本付梓之际

关宝艳

1995年12月25日早晨,当代最伟大的伦理哲学家埃马纽埃尔·勒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先生溘然逝世,终年八十九岁。哲人其萎,精神常存。今天我们完成了《塔木德四讲》的汉译工作,勒维纳斯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将要走进汉语读者圈。

《塔木德四讲》是勒维纳斯对犹太教口传经典《塔木德》的哲学释读,是对为他人哲学的集约性的论证。对于不熟悉《塔木德》思想的读者来说,阅读这本讲演录难免会有宗教和哲学背景的双重困难。为了较全面地领略这位哲学大师的道德文章,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他的生平和思想建树。

一、勒维纳斯的生平与著述

一个伟大的学者只要有一般的条件即可成就,但是一个伟大的伦理哲学家往往要经过重大的磨难才能脱颖而出。

2 塔木德四讲

1906年1月12日,勒维纳斯出生于立陶宛一个犹太裔的小书店业主的家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几次急风暴雨式的革命伴随他度过了动荡的童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随父母迁居俄国,到俄国恰好赶上了十月革命。1923年,全家移居法国,给他赢得了10年的稳定生活,完成了大学的系统教育。好景不长,1933年,纳粹上台,欧洲又开始动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法国籍的勒维纳斯应征入伍(1939年),1940年被德国军队俘虏,在纳粹集中营中熬到了战争结束。法国的军服保护了这个犹太裔青年。他的家人在战争中吃尽了苦头,除他的妻子被法国朋友收留幸免于难之外,避居立陶宛的其他亲属全被纳粹杀害。犹太人的历史命运使他悟出了“人类人质”的滋味,兵连祸结的战争加深了他对人类德行的哲学思考。残酷的生存选择促成了他对历史命运的透彻领悟。这也许是“祸兮福所倚”的人生哲理。

在20世纪上半叶生灵涂炭的欧洲旧大陆,勒维纳斯奇迹般地获得了很好的知识结构。他很早就受到了希伯来文化的熏陶,并接受了基督教文化的教育。小学阶段已经熟读《圣经》,16岁之前便有了良好的文学基础,不仅喜欢陀斯妥也夫斯基、果戈里、托尔斯泰等俄国文学巨匠,而且阅读了不少西欧文学作品。1923年,他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哲学系就读,对迪尔凯姆的社会学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有过深入的研究。查尔·布隆代尔、莫里斯·哈勒布瓦希、莫里斯·普拉迪纳、亨利·卡尔特龙等教授对他的哲学基础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1928年,他到德国弗来堡追随现象学大师胡塞尔,认真地研修了胡塞尔的“现象学心理学”和“主体间性的构成”等课程。弗来堡期间的另一件令他终生难忘的大事,是有幸巧

遇海德格尔在那里讲学。《存在与时间》给他的影响长久而深远。海氏深邃的思想和后来与纳粹合作的事实,都在他的思想中留下了不同性质的震惊。他一生思考伦理哲学,会通道德文章,与这些经历有着深刻的联系。

勒维纳斯才华横溢,见识卓越,但是为人治学甘于寂寞,往往在曲径通幽处独擅胜场。20年代初他在斯特拉斯堡读哲学时,就和同学裴斐(Peiffer)合译了胡塞尔的著作《笛卡尔的沉思》,这在当时是得风气之先的学术取向。24岁时发表了自己的第三阶段博士论文《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直观理论》,在法国现象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26岁发表的《马丁·海德格尔和本体论》一文,是法国第一篇研究海德格尔的力作。55岁发表了他的国家博士论文《整体与无限》。57岁发表《困难的自由》。62岁发表《塔木德四讲》。68岁发表《异乎在或超乎质》(也有译《超在或本质的彼在》)。76岁发表《论进入思想的上帝》和《伦理与无限》。55岁任普瓦提埃大学教授,61岁任南泰尔大学教授,67岁任巴黎第四大学教授,直到70岁退休。

从知识结构而言,他贯穿了希伯来精神、斯拉夫文化和西欧的人文思想。从学制而论,他经历了哲学系学士、硕士、三阶段博士、国家博士的正规培训。从思想创造方面来看,他是当代世界伦理哲学的巨擘。但是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淡泊名利,潜心治学,其谦虚谨慎的美德和博大精深的学识远远超出了学术界对他的品评。在20世纪德才兼备的哲人当中,勒维纳斯无疑是名列前茅者之一。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个对勒维纳斯影响很大的犹太修士,他的

4 塔木德四讲

名字叫寿沙尼。40年代末50年代初,担任巴黎东方以色列师范学校校长的勒维纳斯结识了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寿沙尼身无分文,胸有绝学,衣衫破烂,浪迹天下。人们弄不清他的来龙去脉,但是接触过他的人无不叹服其满腹经纶。他是语言天才,通晓古希伯来、埃及、希腊、印度、匈牙利、英、法、德等30多种语文,能用希伯来语背诵犹太教的《佐拉》经。在数学、物理、文学、历史、哲学等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勒维纳斯与他一见如故,每次交谈都兴奋不已。直到30年之后(1980年),他仍然念念不忘这位学术道路上的良师益友:

“我从德国集中营回到巴黎后,有幸认识了一位犹太传统文化大师。他不是从经典著作中探讨慈悲或建树的关系,而是将之作为严格的知识的方向。我要提出他的名字:他就是寿沙尼。我今天发表的所有关于《塔木德》的研究成果,都得益于他。他的外表像流浪汉,我却要把他列入胡塞尔或海德格尔那样的大师之林。”^①

对勒维纳斯产生过影响的著名人物为数不少,起码他自己曾提到许多启蒙老师和现当代学者,但是令他终生难忘的导师首推寿沙尼。和寿沙尼的交往极大地影响了勒维纳斯的研究方向,他对犹太教的体认和对《塔木德》的开掘,实际上得益于寿沙尼的推动。勒维纳斯从小就受过希伯来文化的熏陶,然而真正的登堂入

^① 见《世界报访谈录——哲学》,La Decouverte,1984年,第138页。

室则是在结识了寿沙尼之后。他在 40 岁之前所得到的核心知识构架是欧洲文化特别是德法哲学传统,而在寿沙尼那里看到了一个不同于欧陆文化的古代犹太世界。他在 45 岁之前写的文章力求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欧洲哲学思想家有所超越,可是真正的突破性转折也是在受到寿沙尼的启迪之后。

创造起于边缘,起于一种或多种异样文化与已有知识的相摩相荡之时。40 年代末,他自觉地糅合欧洲和希伯来文化而另辟蹊径。从此逐渐走出了欧洲哲学的影子,踏入了为他人哲学的创立过程。读一读勒维纳斯 50 年代以来的著作就会发现,勒维纳斯之为勒维纳斯,恰恰在于他打开犹太文化的宝库之后。《塔木德》研究是他在转折点上迈出的重要的一步。

二、《塔木德四讲》的精神风貌

《塔木德四讲》的法文原名是 *Quatre Lectures Talmudiques*, 学术界通常将之译为《塔木德研究论文四篇》。后一种译法过于宽泛,多少有些大而无当。Lectures 一词本身就有阅读、宣读和宣讲之义,况且勒维纳斯在“引言”部分反复说明成书的原委:“犹太人世界代表大会法国分部每年在巴黎组织一次犹太学者研究会议,收入本书的《塔木德》四讲就是从 1963 年到 1966 年在上述年会上宣讲的论文。”他还强调说整理出的书稿“保留了国际学术年会的讲演形式,甚至没有把会场上向某位朋友或对话者发出的各种质询删去”。

从 50 年代以来,勒维纳斯作过一系列关于《塔木德》的讲座。

6 塔木德四讲

在 1963 年发表的《困难的自由》中收录了 1961 年和 1962 年所作的另外两篇讲稿。收入本书的四篇讲稿集中地表达了勒维纳斯对《塔木德》含英咀华后的提炼,字里行间闪烁着为他人哲学的耀眼的光芒。

《塔木德》是一部以色列口传律法典籍。它是犹太人日常生活的准则,也是犹太教解经的依据。《塔木德》包括两个部分:其一是以希伯来文保留下来的被称作坦拿的博学者们的言论,它们是由犹太·哈纳西拉比筛选,于公元 2 世纪末以文字的形式确定下来,定名为《密西拿》;其二是阿摩拉即博学者们对《密西拿》的研讨实录,其中保留了犹太·哈纳西拉比没有收入《密西拿》的一些坦拿言论,视野开阔,常有“典外之说”,这些论述大约在 5 世纪也形成了文本,名之曰《革马拉》。常见的《塔木德》是《密西拿》和《革马拉》的合集,前者是论题,后者是评注,二者与《圣经》遥相呼应,构成了犹太文化的不竭之源。

勒维纳斯以《塔木德》作为深化自己思想的突破口,应该说是其学术发展中的重要抉择。西方的哲学遗产已经被千百次地花样翻新,其现代性的思想在认识论的框架中不能抽身。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形形色色的人道主义都未能找到既超越传统,又贯穿文史的学术向度。勒维纳斯切入《塔木德》论题,为西方哲学开拓了论域,也为自己选准了发挥优势的用武之地。他在 50 年代前写的文章不乏颖脱的才气和独到的见地,但是西方文化的底色非常浓郁,而《塔木德》研究使他多了一个文化参照系数。当他跳脱西方传统观念探讨伦理问题之时,为他人的哲学才真正地找到了“另一种”言说方式。

在当代西方的神学研究领域，将神学现代化是基本趋势。不少神学思想家，如马利坦、马塞尔等人，都试图在为神与为人的统一性上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他们的神学哲学是将哲学神学化。勒维纳斯的神学哲学是将神学哲学化。神学家们恪守上帝为造物主的基本理念，围绕《圣经》做文章是不可逾越的规范。勒维纳斯选择《塔木德》作论题，一开始就将神学逼进寻求真理的陶冶过程。

从本质上来讲，西方当代神学家依据的是《新约全书》，而犹太教的基础却是《旧约全书》，作为犹太教运作性的经典则是《塔木德》。《旧约全书》虽然也有理性的盲点和机心，但是毕竟是比《新约全书》更古朴、更浑厚的人类元典，加之《塔木德》恰恰又是中古时代犹太哲人智者对《旧约全书》的讨论集，其中包含了许多对古代神学的质疑和商榷的言论。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犹太教所本之《旧约全书》是以色列先民的诗史，《塔木德》是以色列民族的思想史，明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近现代犹太人当中思想家辈出，为什么勒维纳斯能在评说《塔木德》的过程中奇峰突起。

从复杂的学术观念和个性化的思想术语而言，很容易让人觉得勒维纳斯是一个神学家。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精深的思想家。他在《塔木德四讲》的许多地方讲到了神或上帝，闭口不谈对神的否认。在似乎有神论的思想前提中，或者说在上帝在场与缺席的论述中，凸现出的是作为真理的化身。有些时候，他尽量在神的问题上留白，认为上帝“是哲学上最难懂的概念”，但是他坚信“对于哲学家来说，凭借《塔木德》文本所描述的人的一些伦理状况，或可

8 塔木德四讲

澄清这一概念。”(P71)^①从神学中读出“真”,读出“是”,读出“在”,这是哲学。读出“本来”,读出“应该”,读出“必须”,已经进入了伦理学。

《赎罪》篇向我们揭示出了为他人思想的纲领:赎罪即道德的回归。触犯一个人,需要求得宽恕;触犯上帝同样要赎罪。前者有法律和良心约束;后者有赖于道德化了的宗教精神。那个因言语冒犯过失 13 次请求宽恕的拉比,和交出 7 个王子王孙为基遍人抵命的大卫王,表达的是犹太教对“他人”的敬重。勒维纳斯认为,有了谦恭、慈悲和正义感还不足以做一个犹太人,道德的极致是向超越常善之“他者”的亲近。“上帝是最杰出的他者”(P37),“置身于上帝面前”等于“回归的总动员”(P38)。向上帝这一无与伦比的他者回归,也就是向自己的道德的回归,向“高于理性秩序”的境界的复归(P63)。要求以血还血的基遍人讨得了公道,但是缺乏博大的胸襟和超越常善的为他者的精神,因而永远达不到那样的高度。

在神学中维系上帝权威的是信仰,在哲学中保留上帝精神的是澄明。《沙巴》篇聚焦于“神启”的哲理问题。以色列先民在天地磨合中崛起时获得了“神启”之光。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自己肇始于蒙昧时代的重大选择。希腊先民选择了欲望。以色列先民选择了抵御欲望的《托拉》。古代希腊世界灰飞烟灭。犹太民族经磨历劫而生生不已。神的存在对远古先民是绝对重要的,他们必

^① 勒维纳斯:《塔木德四讲》,法文原版,Minuit,1968。以下凡此书引文只标页码,不再加脚注。

须靠信仰维持超越欲望的境界。于是便有《托拉》现世时先接受后理解的非逻辑现象。在今天,神的存在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懂得“神启”的超欲望境界。在勒维纳斯看来,犹太先民无条件地接受《托拉》,实际上是克制欲望的向他人的运动。“向他人的运动不返回到它的起点,而没有超越性的侵吞则返回到它的起点。超越了机心的运动,比死亡更强大。”(P105)

《赎罪》篇提出的向上帝的回归——向自己的道德的回归,和《沙巴》篇所说的克制欲望——“向他人的运动”,讲的是一个道理:犹太教的宗教体验“是一种道德体验”,作为他人的上帝在本质上是“道德的外衣”(P34)。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这种回归充满了矛盾。历史上抢占迦南的事件就颇令以色列人尴尬。

《巴比伦塔木德》还原了《圣经》记载中简化了的残酷。勒维纳斯在阐释《索他》篇时,深入地探讨了作为犹太思想意识在历史长河中“所包含的所有的顾虑和歉疚”(P118)。其中有“人道危机”——日月大地为之蒙羞;信仰危机——“应许之地不是许可之地”;民族优越性授权的危机——“求助于出自以色列精神优越性的权利是不妥当的”(P135)。诚然,即便是以去那里建立天国的名义,侵占一块土地总是像背负十字架一样沉重。勒维纳斯侃侃而谈,许多地方很难让人即刻明了他的意思,但是仔细琢磨就会悟出深意:历史之川在错误的河谷中流过。如果说前两篇演讲为了“向他人”运动借重上主的“面孔”,那么《索他》篇则为了“他人”而回避了上主。这就是哲学,就是追求真理的诚挚与胆识。“我们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拒绝国家利益的人,即讲真话的人。”(P121)

最后的一讲是《犹太法庭》篇。这是勒维纳斯为“犹太教是世界上必不可少的吗？”研讨会所作的讲演。发人深思的是，他在会议上着重强调犹太人需要世界。其实质是指犹太人需要他者。勒维纳斯论述的是人性与戒律的关系。人既非天使，也非魔鬼，而是与善恶交织在一起的存在，是欲望纠缠的生灵。犹太教法庭之必要与人的这样一种恶质同在。勒维纳斯赞赏《塔木德》借《雅歌》中“玫瑰花围圈”之喻对犹太教御恶的解释。如果说《塔木德》提出了这样的警告：“没有戒律的犹太人对世界是一种威胁。”(P178)那么我们不要忘记《雅歌》中的名言：“他们中间的真正的无赖竟然满脑子装着戒律，像一个颗粒饱满的红石榴。”(P179)戒律具有穿透灵魂和征服以色列的威力。(P179)勒维纳斯对犹太教的真谛和《塔木德》的自我批判精神作了精辟的发挥：“我是所有他人的人质。”(P182)

犹太人需要世界——世界需要自己的人质犹太人——犹太人离不开犹太教——世界也离不开犹太教的为他人哲学。循环的解释透彻地说明了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个人应守的本分。勒维纳斯的以下这一段话说得非常好：“人类在他们的本质上不仅是‘为己者’，而且是‘为他者’，并且这种‘为他者’必须敏锐地进行反思。”(P182)赎罪——受经——占地——律法，倘若我们把这四个讲演连贯起来看，不难发见其中传达出的一个基本理念：自由就是责任。在弱肉强食的当今世界，如此为他人负责的呼声是何等的可贵。

三、《塔木德四讲》的韵外高致

勒维纳斯一向认为,自由是艰难的。评价一本书何尝不是如此?当我们像勒维纳斯阅读《塔木德》那样,对《塔木德四讲》一读再读,就会发现这本篇幅不大的著作蕴涵着远过于其字面所指的韵外高致。

首先,《塔木德四讲》的一个不同凡响的元音是对“存在”的突破。这种突破是勒维纳斯伦理思想长期酝酿的结果。

19世纪末叶,克尔凯郭尔、尼采已经表露出存在主义的意绪。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迦缪等人从不同角度推动了存在主义思潮的传播。不论是作为生活情绪还是作为哲学主张,存在主义将存在看成核心理念则是无可争议的事情。20世纪是传统失去重量的时代,存在主义的鸡毛硬是搅得漫天迷蒙。以萨特为代表的激进派在存在主义大潮中出尽了个体至上的风头。而以海德格尔为精神领袖的存在本体论思想家在理论上使存在的哲学概念实体化。《塔木德四讲》的为他人思想与存在主义思潮有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一直可以追踪到勒维纳斯早期的学术活动。

就在存在主义迅猛发展的20世纪中叶,勒维纳斯已经敏锐地看出了存在主义思潮的偏颇。他在1936年发表的《论逃避》中指出,“要通过一条能够推翻属于民族智慧且具有普遍意义的似乎是最明显概念的新途径以脱离存在。”^①他在集中营里(1940-1945

^① Levinas: De l'Evasion, 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 Vol. 5, 1935/1936.

年)构思、战后(1947年)发表的《从实存到实存者》,指出了存在的浑浊状态——“Il y a”(法文无人称“有”的原形动词形式)。“Il y a”是无名的实存,是受容却又游离了肯定和否定的吸纳性的深渊。海德格尔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并“没有从中分离出来”。^①勒维纳斯警告:“Il y a”裹胁并统治矛盾,“是没有出口的门”。^②必须“从 Il y a 中脱离出来”。^③他在《实在及其阴影》中还指出“向下堕落”(Transdescendance)的危险性。《塔木德四讲》对人性的针砭,既是对“向下堕落”的反动,也是对存在之“Il y a”的真正的疏离。

从存在中脱离是勒维纳斯坚定不移的思想。因为在他看来,不论左派还是右派,如果沉溺于存在,就难免陷落。事实上海德格尔在存在的密林中失足,有过那么一段不能让人谅解的历史。萨特为个性独张推波助澜,不仅没有找到个性解放的途径,反而助长了“他人是地狱”的误导。勒维纳斯赞同“向上升华”(Transascendance),主张偏移本质的非内在性追求。他的国家博士论文《整体与无限》阐发了外在性思想的要义,克服了内在性(胡塞尔)、此在说(海德格尔)和本质论(萨特)的局限。这些突破性的哲学探索在《塔木德四讲》中都有精湛的论述。“赎罪”、“向他人的运动”和“自律—他律”的思想都值得人们仔细玩味。至少勒维纳斯向我们指出了“有出口的门”。

其二,《塔木德四讲》中别具一格的基调是对新伦理氛围的拓

① Levinas: *Le Temps et l'Autre*, P. U. F., 1983, p. 25.

② Levinas: *De l'existence à l'existant*, Ed. de la revue Fontaine, 1947, pp. 104 - 105.

③ 同注②,第98页。